

【寿郊】色·戒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3464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34645>.

Rating:	Teen And Up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/King Zhou of Shang Zi Shou Dixin 寿郊 - Relationship , all郊
Character:	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 , King Zhou of Shang Zi Shou Dixin 殷郊 , 殷寿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30 Words: 3,181 Chapters: 1/1

【寿郊】色·戒

by [Lelac](#)

Summary

一个黄色脑洞扩写

殷寿参加私人晚宴，酒足饭饱之后，主人请进来一排人，环肥燕瘦，男女皆有，是个任君采撷的意思。殷寿转着手里的扳指，一眼注意到里面那个有着小鹿眼睛，表情拘谨，却竭力冲他挤出微笑的男孩，当晚就领了这男孩在别墅住下。

男孩说自己叫姜郊，他跪着，虔诚如拜神一般，殷寿摩挲他眉眼一会儿，就将他摁向胯下。很久没有这么勃发的欲望和渴求了，他发现男孩十分生疏，似乎是第一次，但是他是老手，挂茧的指腹，熟稔的技巧，不过几下就让对方缴械投降，泣不成声，然后他把自己插进去，反复的折腾他，摆弄他，“daddy”“禽死我”“我是daddy的狗”一类的荤话逼着对方说了个遍，翻过来时发现他的脸被泪水洗的晶莹剔透，可是直到晕厥，他也没有求饶。一个晚上过去，殷寿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很多岁。

殷寿身边从此多了一个美丽的情人，想讨好他的，想扳倒他的，读到娱刊的合照尤不敢相信，等在各式场合见到形影不离的两人，只得把大腿掐烂——自己怎么就没想到用美人计！谁能想到殷寿还真有铁树开花的时候？

所有的讨好和巴结涌向了姜郊，他收到的礼物在殷寿给他买的房子里堆成了山，他一个都没拆开过，任它们垃圾一样堆在那里，殷寿问他为什么，姜郊说，不是daddy送的，我都不感兴趣。“daddy”从床上叫了床下，旁人都不免在心里暗叹两人的不知羞耻，但是姜郊叫的那么自然平淡，清脆的嗓音里不带一丝狎昵，倒让人无话可说，只有殷寿知道这声音在床上变了调，转了弯，又是另外一种风情。只是这么想了一想，他就命令他去洗澡，姜郊很乖顺地去了，不然殷寿来这里还能有什么目的呢。

做得还是昏天黑地，但是殷寿捕捉到了姜郊的一丝心不在焉，他没有问原因，只是作为惩罚，反绑了他的双手，往他体内塞了很多玩具，频率调到最高，看他像条出水的鱼一样弹动，无福消受过于充沛的氧气，他又哭了，眼泪源源不竭地流，听见殷寿无情地评价，继续哭，看是上面的水多，还是下面的水多，他终于开口求饶，声音已经破碎，殷寿怜悯的手终于摸向他的头，他便仰起头，混混沌沌地索吻，等唇舌相触的时候却突然一激灵，仿

佛被电了一下，他睁着惶恐的眼睛，想要后退，殷寿一只手牢牢锁住了他的头颅。

那是他们第一次接吻。

殷寿睁眼的时候天已经大亮，他心脏猛地一缩，连忙往一旁伸手，好在触到的是一片温热细腻，姜郊睡的比他还熟。他没有留宿的习惯，可昨晚竟然就这样松懈下来睡着了。他起身穿衣，姜郊在他窸窸窣窣的动静里醒来，他太累了，只是睁眼静静地望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
殷寿忍不住摸了摸他的头发，说，困就再睡一会儿，我今天还要开会。

姜郊眨了眨眼，算是回应。

殷寿走到穿衣镜前，开始系领带，领带太过皱巴，他昨晚用来绑过姜郊，还勒过他的脖子，于是他又把它扯下来丢在一边。这时一双手轻轻环过来，殷寿瞬间大力箍死这手腕，姜郊痛呼一声，手里的领带掉落在地。殷寿转过身来，手上卸去力气，仍拉着他，看见他眼底的惶恐和泪意。殷寿不会道歉，他只是捡起地上的领带，说，你给我买的？

姜郊点点头，殷寿松开他，让他给他把这条新的领带系上，这时他问，昨天是你母亲的祭日吧。系领带的手就抖了一下。殷寿继续说，昨天屋里有残留的香灰和蜡烛味。他说着将姜郊的手攥在他的手里：空了我让老吴去置办墓地，你跟他去看看。

姜郊却摇头：连骨灰都没有了，要墓地来做什么。

人死了，也要有个归宿，得有墓有碑，你母亲叫什么名字？

姜郊还是摇头：我不知道，记事起只叫她妈妈，后来她死了，我就去了孤儿院。

她是怎么死的？

……她自杀了。

领带系好了。细节殷寿不感兴趣，温情时刻就到这里结束，他看着他红红的眼眶，说，接下来一个月我在外地，有想吃的想玩的想去的地方，你都吩咐老吴。姜郊点了点头，目送他离去。他回到房间里，捡起地上那条紧皱的领带，怔怔坐在床边。

随着讨好一起涌来的，自然也有恶意甚至是杀意，好几次，姜郊都险些遭到不测，他在餐厅吃饭时，能敏锐地感觉到有不怀好意的眼神，走在大街上，一辆失控的汽车朝他飞驰而来……还有一次，他差点儿真的成为了威胁殷寿的人质，被蒙眼迷晕丢进了车厢，好在他有一点格斗和求生的技巧，刀尖堪堪划过脸颊，刺穿了手心，他好不容易逃出来，发现自己在郊外的废弃仓库外，他一直跑一直跑，跑到了公路边，拦下一辆车，将满手的血藏在身后。他成功回到了殷寿身边。

殷寿很愤怒，愤怒到第一次砸了东西。他竟然真的在意我的性命，姜郊迷迷糊糊地想，他因为失血过多脸色苍白地躺在那里，旁边为他治疗的医生在殷寿的暴怒中战战兢兢，下手不知轻重，但是姜郊一次都没有痛叫过，他在想，要是自己没有逃出来，会是怎样？

这时他听见殷寿说，以后你就姓殷，你叫殷郊，对外，你就是我殷寿的儿子。不会有人再敢打你的主意。

姜郊以为自己已经坠到梦里，他含糊地答，好啊，daddy。

姜郊就这样成为了“殷郊”，他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“太子”，也是一个公开的婊子，等着踢走殷寿分走股份的姬崇鄂几家见到他，就像饿狼见到羊羔，恨不能分而食之。围绕着他的争议和流言蜚语实在太多太不堪，以至于每个见到他本人的人都会得出一些下流的结论，例如越纯越会装，例如他床上的功夫应该相当了得。

殷郊对此置若罔闻，他自如地来去，温和地办事，再温顺地爬上殷寿的床，连殷寿也觉得好奇：你不为此烦恼吗？

殷郊说，我的心里只装得下一件事，别的就放不进来。

这一件事是什么事？

和daddy有关的所有事。

殷寿的心熨贴得平平展展，情话的魔力不在修辞，而在于对象，殷郊说情话的那股认真乃至虔诚劲儿，让人觉得他不是在你调情，而是一本正经地说出结婚誓词。

即使你知道那都是假的。

殷寿说，你心里还是要装事，集团的业务你都要尽快熟悉起来。

殷郊如他所愿地勤奋工作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直到有一天，殷寿一通电话把他召了过去，他谈起市场和贸易的时候已经能头头是道，情话还是一成不变，殷寿不小心跌进他黑白分明的炽热眼眸，那里面满满的只是他的映像。

对于所有接近他的人，殷寿都会派人调查，睡完殷郊的第二天，他就拿到了那家早已倒闭

的福利院的资料，他看了殷郊的档案，上面几乎是空白，旁边附上了一张他六岁时候的照片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，殷寿的心头漫上一种熟悉之感。翻开第二页，年轻的姜氏映入眼帘，笑靥如画，沉睡的模糊记忆复苏，怪不得他会第一眼就被姜郊吸引，原来他曾经的情人怀揣着这样大的秘密，从未告诉过他。直到多年以后，他才偶然遇上这个惊喜。

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。

殷寿用手掐住他的脖子，金镶玉的扳指抵得殷郊生疼，他疼出眼泪，脸上渐渐洇开红晕，他不明白殷寿的突然发难，他只能尽可能回以顺从，然而窒息感越来越强，殷寿好像真的要杀死他……求生的本能让他挣扎起来，他努力去扳他的手指，他指上的戒指，突然殷寿放开了他。

殷郊蜷在床边咳嗽，殷寿俯视着他，像一座高塔投下阴影。

殷郊猜测殷寿心情不好的缘故，命运眷顾他，也残催他，他的“帝国”颇有山雨欲来之势，各方都在虎视眈眈，近来又发生了些不大不小的事，有的是意外，有的像人为，连缀成一串可怕的巧合，化作一把飞来的利箭，殷寿惊觉自己的退路越来越窄。是谁在做局？姬家那小子？还是崇家的人？殷寿把殷郊摔到床上，就着跪趴的姿势进入他：还是你？

他感觉殷郊狠狠地哆嗦了一下，夹得他差点射出来，他藉着他的恐惧大肆挞伐，像个古代将军征战疆场，皮带化作马鞭，白雪落红，殷郊疼到晕厥过去，他在浴缸里醒来，发现身上绑了绳子，殷寿手里拿着淋浴头，不断用冷水浇在他的身上。

不是……我做的。殷郊虚弱地争辩。

嘘。殷寿的语气出乎他意料的柔和，他炙热的手掌抚上他冰冷战栗的皮肤，说，我知道不是你，但是事情是因你而起。

殷郊摇头道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
你为什么千方百计靠近我。殷寿说，因为你想报仇，对吗？

殷郊眼睛微微睁大了，他顿了顿，艰涩道：原来你都知道。

他什么时候被看穿的？是系领带的那个早晨吗？殷寿的防备心太重，他总是无法下手，在爬上他的床之前，他甚至无法以另一种方式靠近他。而且，在他进入集团之后才发现，或许殷寿最害怕的不是失去自己的性命，而是失去他一手缔造的帝国，他的一切。最好的报复是摧毁他的一切，他记得无意中听见那个叫崇应彪的人这样说，他后来根据声音认出来，他就是当时试图绑架他的人。

我当然都知道，殷寿微笑，不清楚状况的人是你，只是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存在，她给我准备了这么大一个惊喜，却只字不提。否则——他残忍地停顿了一下，我不会杀她。

殷郊在他的语气中捕捉到了令他恐惧的真相，他慌乱起来地挣扎起来，绳索磨破了皮肤，他不在乎。

殷寿很满意他的反应：不错，你确实是我的儿子，你想过寻找杀人凶手，却从没推敲过我和你母亲之间的关系么？

这不是真的！殷郊朝他无力地嘶吼。

这是无可撼动的真理，殷寿嘲弄他，还是说，需要我把亲子鉴定报告摆在你面前，你才肯相信？

你这个杀人犯，畜生，禽兽。殷郊语无伦次地骂他。

殷寿对此无动于衷，他将水调至热档，把他洗得干干净净，无视殷郊的眼泪，谩骂甚至是哀求，将他送到了对手们的床上。

他说，我做了一个交易，事情因你而起，那就由你来摆平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